

《紅樓夢》裡的悉達多——賈寶玉觀「人生八苦」¹

林素玟²

摘要：《紅樓夢》一書，歷來視將它為「情書」者，認為本書「大旨談情」；而目之為「悟書」者，則認為一僧一道貫串全文，充滿釋、道之覺悟思想。本書主人翁賈寶玉，被警幻仙姑評為「意淫」；而從脂硯齋的批語可知，賈寶玉在原書末回「警幻情榜」中的定評為：「情不情」。凡此，都說明了《紅樓夢》一書對「情」的肯定與讚賞。

然而，觀賈寶玉一生，其貴族生活的豪奢侈靡、其心地本質的善良體貼、其心性思想的清明靈秀，在目睹賈府人事生、老、病、死之苦，體會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的無奈，對人性生起無限悲憫，視女子與奴僕平等一如，以己身負荷賈府男子之罪惡，最後懸崖撒手，出家為僧。此生命終極關懷的求道歷程，與印度的悉達多太子，極為相似，兩者的人生抉擇，可謂殊途同歸。

因此，本文從佛教文學角度，以賈寶玉為研究焦點，藉悉達多太子求道的過程作為參照，凸顯《紅樓夢》一書之主題思想，乃賈寶玉體驗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熾盛等「人生八苦」，歷盡世間繁華滄桑之痛，領略了紅塵情緣，終究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最後「懸崖撒手」、「以情悟道」的歷程。

關鍵詞：紅樓夢、賈寶玉、悉達多、八苦、以情悟道

¹ 收件日期：2021/10/28；修改日期：2022/02/16；接受日期：2022/02/20

² 華梵大學佛教藝術學系教授

Siddhāttha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Jia Baoyu’s Perspective on Eight Sufferings in Life³

Lin, Su-wen⁴

Abstract: “Affection” has been positively recognized and praised in the classical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Zhi Yan Zhai made the remarks of Jia Baoyu’s nature of mind as “thoughtfulness.” Having witnessed eight sufferings in life in the Jia family, the suffering of birth, the suffering of old age, the suffering of sickness, the suffering of death, the suffering of being apart from those you love, the suffering of being together with those you hate, the suffering of not obtaining what you want, and the suffering of the raging blaze of the five skandhas, Jia has raised his unlimited sympathy for human nature to treat women and servants equally. He bears the sins he has committed in the Jia family and finally takes one step over the edge of cliff to become a monk. Jia’s course of Dao seeking in ultimate concern of life is extremely similar to that of Prince Siddhāttha of India.

In this essay, Jia Baoyu is the research foc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at highlights the thematic thoughts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through Prince Siddhartha’s course of Dao seeking as

³ Received: October 28, 2021; Sent out for revision: February 16, 2022;

Accepted: February 20, 2022

⁴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Huafan University

reference. It is Jia's experience of "eight sufferings in life," the suffering of birth, the suffering of old age, the suffering of sickness, the suffering of death, the suffering of being apart from those you love, the suffering of being together with those you hate, the suffering of not obtaining what you want, and the suffering of the raging blaze of the five skandhas. Jia has been through the pain of bustling and flourishing world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life to realize the predestined love in the world of mortals. Eventually, it is a state of "it is ultimately a dream and the dreamer wakes" and a course of "take one step over the edge of cliff" and "full awareness of Dao through affection" in the end.

Key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Jia Baoyu, Siddhāt tha, eight sufferings, full awareness of Dao through affection

一、太子與公子

近代紅學研究的趨勢，有考證派、索隱派、自傳說、鬥爭論等，主題思想跨越儒、釋、道三家，內容涉及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體裁涵括詩、詞、散文、駢文、對聯、匾額、戲劇、小說等文體，堪稱為中華文化的百科全書。究竟《紅樓夢》一書的主題思想何所指涉？實人人言殊，二百多年來《紅樓》猜夢，仍未有定於一尊之公論，此乃《紅樓夢》迷人之所在，亦作者曹雪芹思想深刻、生命體悟邁越前賢之所致。

(一) 是僧？還是道？

緣於《紅樓夢》開卷即出現一僧一道，不僅兩位智慧老人貫串全書，且整部小說中蘊含大量的佛教、道家語彙，或者道教度脫模式，因此，以往研究角度或從佛教的「色空不二」境界以論者，如俞平伯（1900-1990）認為：「《紅樓夢》的主要觀念是『色』『空』（色是色欲之色，非佛家五蘊之色）。」⁵或謂《紅樓夢》全書具莊學思想者，如杜景華認為《紅樓夢》從表面文字上看去近乎禪，而在內裡卻潛藏著深深的道家觀念。釋、道相融而以道為宗底，深深地反映在《紅樓夢》所刻畫的如黛玉、寶琴等的人物形象中。⁶或稱《紅樓夢》含道教全真派意識者，如梅新林認為《紅樓夢》的悟道模式

⁵ 俞平伯：〈《紅樓夢》簡論〉，收入郭豫適編：《紅樓夢研究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年），頁341。

⁶ 杜景華：〈《紅樓夢》與道〉，《紅樓夢學刊》，第4期（1998年11月），頁65-85。

及其宗教哲學，乃是以道教哲學為主導，以道教「夢幻」觀為核心。⁷ 或者主張《紅樓夢》乃融佛、道以與儒家對照者，如李豐楙認為：一僧一道聯袂登場，自是已經含融佛、道於一，而以之對照或對立於儒家的倫理綱常。雖則明白「情僧」之錄，自是難免有佛教文化影響下的出家面向；但是敘述太虛幻境的神瑛侍者下凡了緣的隱喻，則餘存有道教文化的仙真面向。⁸ 李根亮亦指出：曹雪芹對中國古代宗教的認識是僧道同宗、鬼神一體的，也就是說佛道不分的。之所以如此，可能與明清社會宗教的世俗化、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影響有關。⁹

然而，仔細爬梳《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¹⁰，在僧人與道士出現的比重上，以及在佛禪或道教的情節上，論者也承認《紅樓夢》作者視僧人與佛禪之重要性，實超越道士與道教。如廖朝陽即指出：「雙真乃是兩個敘事的交會點，特別是渺渺真人在這段神話裡（第一回）除了引起談話之外，並無重要的行動，與茫茫大士比較起來

7 梅新林：〈《紅樓夢》宗教精神新探〉，《學術研究》，第1期（1996年1月），頁77-79。

8 李豐楙：〈情與無情：道教出家制與謫凡敘述的情意識——兼論《紅樓夢》的抒情觀〉，收入熊秉真主編：《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私情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年），頁191。

9 李根亮：《《紅樓夢》與宗教》（長沙：岳麓書社，2009年），頁2。

10 緣於《紅樓夢》後四十回是否為續書，以及續書作者等問題均尚未有定論，以及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比較，後四十回有許多錯謬之處，筆者為求《紅樓夢》作者一以貫之的生命意義之思考，研究範圍以「前八十回文本」作為討論之依據。詳參林素玟：《紅樓夢何夢》（臺北：里仁書局，2014年），頁18-25。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以下凡徵引《紅樓夢》原文之處，皆徵引自此書，為行文簡潔之便，有關此書後續引文將以（回數，頁數）之形式直接註明。

顯然只是一個虛位的代表。」¹¹ 李根亮亦認為：「從《紅樓夢》的實際內容來看，作家對佛教禪宗的興趣遠遠大於道教。這種興趣甚至影響著作家對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偏好，因此，小說裡的道教人物和信仰者明顯少於佛教人物和信仰者。」¹²

不僅如此，許多佛教文學之論著，亦列有《紅樓夢》一書，如釋永祥《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一書，在〈中國小說中的佛教思想〉一節認為：《紅樓夢》一出，將佛教的無常、苦、空、三世因果等觀念，發揮得淋漓盡致。¹³ 孫昌武《佛教文學十講》一書第十章〈古典小說戲曲與佛教〉亦指出：《紅樓夢》以「色空」、「如夢」觀念來說解故事。整部作品從開頭空空道人的說教、甄士隱的〈好了歌〉到結尾賈寶玉出家、寶玉對薛寶釵感嘆「我們生來已陷於貪嗔痴愛中」，終於和一僧一道飄然遠去。不可否認，佛教影響確實滲透在作品的主題思想、情節組織、人物刻畫，以至語言運用等等之中。¹⁴

而在紅學研究中，論述賈寶玉的悟道歷程，亦不乏其人。從佛教思想角度研究者，如林景蘇《不離情色道真如——《紅樓夢》賈寶玉的情欲與悟道》一書，藉由寓言成分與體悟境界來展現寶玉的悟道面向。其認為：賈寶玉的出家，是由生命困境中體會眾生法性平等的道理，體悟真如平等的終極關懷。¹⁵ 另外，歐麗娟《大觀紅

¹¹ 廖朝陽：〈異文典與小文學：從後殖民理論與民族敘事的觀點看《紅樓夢》〉，《中外文學》，第 22 卷第 2 期（1993 年 2 月），頁 17。

¹² 李根亮：《《紅樓夢》與宗教》，頁 91。

¹³ 釋永祥：《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頁 55-62。

¹⁴ 孫昌武：《佛教文學十講》（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頁 274。

¹⁵ 林景蘇：《不離情色道真如——《紅樓夢》賈寶玉的情欲與悟道》（臺北：

樓·綜論卷》第九章〈度脫模式：賈寶玉的啟蒙歷程〉，則認為賈寶玉「悟道」的指向性，大體上是挪借道教文學度脫劇的構成要件與基本模式。¹⁶

雖然《紅樓夢》一書的佛教人物較多，且茫茫大士優位於渺渺真人，但仍無法證明《紅樓夢》作者的用心較偏向於闡述佛教思想。若參照脂硯齋之批語，則《紅樓夢》作者創作之心情，便充分凸顯出來。第五十七回有正本脂硯齋回前總批：「作者發無量願，欲演出真情種，性地圓光，徧示三千，遂滴淚為墨，研血成字，畫一幅大慈大悲圖。」¹⁷反覆檢視《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筆者認為：《紅樓夢》一書的主題思想，乃從佛教「色空不二」角度，描寫賈寶玉如印度未成為釋迦牟尼佛前的悉達多太子，在經歷、觀照「人生八苦」後，終於「以情悟道」¹⁸，出家為僧，¹⁹當中充滿了作者曹雪芹

大安出版社，2005年）。

¹⁶ 歐麗娟：《大觀紅樓·綜論卷》（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年），頁435。

¹⁷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公司，2010年），頁656。以下凡徵引脂批之處，為行文簡潔之便，有關此書後續引文將以（陳慶浩，頁數）之形式直接註明。

¹⁸ 「以情悟道」乃依據第七十七回庚辰本脂批：「寶玉至終一著全作如是想，所以始於情終於悟者。既能終於悟而止，而想不得濫漫而涉於淫佚之事矣。」（陳慶浩，頁710）。

¹⁹ 《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中雖沒有寶玉出家之敘事，但筆者主張寶玉的結局是出家為僧，乃依據《紅樓夢》文本之外最重要的脂硯齋批語。第二十一回庚辰本脂批曾指出：「寶玉之情，今古無人可比固矣。然寶玉有情極之毒，亦世人莫忍為者，看至後半部，則洞明矣。此是寶玉第三大病也。寶玉看此為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有『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為僧哉。」（陳慶浩，頁416）脂硯齋是見過八十回後原稿的重要人物，故在批語中明確提及八十回後寶玉的結

體會紅塵真相「終究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後的大徹悟、大慈悲！

(二) 悉達多與賈寶玉

周汝昌（1918-2012）在《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一書中，曾語重心長地指出：「《紅》學研究需要下工夫解決的，還是一系列基本課題的基本功。」²⁰此基本功為何？周汝昌言：「如：寶玉為何等樣人。賈寶玉是一部《紅樓夢》的唯一主角人物，了解了，他，纔談得上了解《紅樓夢》。」²¹「賈寶玉為何等樣人？」向為紅學研究者關懷焦點，或謂寶玉是「情痴情種」，或謂寶玉為「呆傻瘋癲」，甚至為「淫魔色鬼」。在眾多說法中，劉再復的看法最為獨特。其謂：「曹雪芹在小說中寫了一個基督式的人物，他就是賈寶玉。他具有愛心、慈悲心、處處為別人擔當恥辱與罪感，這是一個未完成的基督，或者說，還只是一個尚在成道過程中的基督，但在他身上，已經初步形成基督的一些精神特徵。」²²劉再復賦予賈寶玉「基督」的精神特徵，頗具見地，惜並未具體引用文本作為示例，細加論證，故僅成為表層的詮釋，未能深刻地分析賈寶玉與基督兩者之異同，以致於無法令人信服。

筆者從賈寶玉的出身階層、內外特質、童年生活、終極關懷、人生抉擇等各方面，以之與印度悉達多太子之生平傳記並列對照，發現兩者有許多極為相似之生命經驗。挪威紅學家艾皓德曾指出：

局乃出家為僧，此亦探佚學研究《紅樓夢》八十回後最重要的立論基礎。

²⁰ 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年），頁209。

²¹ 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頁196。

²² 劉再復：《紅樓夢悟》（香港：三聯書店，2006年），頁236。

曹雪芹創造「賈寶玉」此一獨特的小說人物形象，乃作為「試驗性自我」的投射；²³ 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意義則在於：不論古今中外，每個時代總會出現靈性極高卻不為世人理解的獨特人物，是輩人物存在於世間的意義，是為了思考人類共同的生命出路、解決人類共同的生命困惑。以此角度觀賈寶玉，筆者認為賈寶玉實堪稱為「《紅樓夢》裡的悉達多」。

首先，從出身階層而論：悉達多與賈寶玉均出身貴族階層。日本學者水野弘元（1901-2006）在《釋尊的生涯》一書中指出：釋尊（即成佛後的悉達多太子）為迦毗羅衛國人，父親淨飯王，生母摩耶夫人是拘利雅族的公主。釋尊出身於釋迦族，原為武士王族刹帝利，故可稱為嫡傳的貴族。²⁴ 而《紅樓夢》的主人翁賈寶玉，其出身乃賈、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首的賈府。第二回冷子興對賈雨村演說榮國府即謂：

不想後來又生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胎胞，嘴裡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迹，就取名叫作寶玉。

（第二回，頁 30）

悉達多太子之出身為刹帝利王族武士階層，而在《紅樓夢》文本中，榮國府為世襲的公爵府第，賈寶玉為榮國府二老爺賈政的二公子。悉達多太子與賈寶玉公子之出身，均為位極尊榮之貴族階層。

其次，從內外特質而言，《佛本行經·入譽論品第七》記載悉達多太子外貌俊美，心地善良，才華洋溢：

²³ 艾皓德：〈紅樓夢的情心理學〉，《紅樓夢學刊》，S1 期（1997 年 12 月增刊），頁 297。

²⁴ 水野弘元著，蕭平、楊金萍譯：《釋尊的生涯》（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頁 30-32。

太子德如日，自無能當者……心忍辱如地，面暉如月滿。古聖王苗裔，相應玉女寶。德廣覆天下，除憂如天樂。持重有智慧，相好容貌充。²⁵

此處指出悉達多太子內在具智慧，德如日光之輝；外貌美姿容，面如滿月之色。擅長各種技術與才藝，無人能及。對照於賈寶玉，《紅樓夢》作者曾透過黛玉及賈政眼中所見的寶玉：

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面如桃瓣，目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第三回，頁 52）

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第二十三回，頁 362）

寶玉長相十分俊美，深得魏晉名士之丰采，尤其眼神更具靈氣，以致於第三十回齡官畫蔷時將寶玉誤認為女孩，提醒他：「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第三十回，頁 478）而寶玉心地之善良體貼，可從第三十五回傳試家派到賈府請安的兩個婆子之對話中看出：

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家寶玉是外像好裏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有些呆氣。他自己燙了手，倒問人疼不疼，這可不是個呆子？」那一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裏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呆氣。大雨淋得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裏看見了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吁短嘆，

²⁵ 涼州沙門釋寶雲譯：《佛本行經》（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頁 49。

就是咕咕嚙嚙的。且是連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的。愛惜東西，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糟蹋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第三十五回，頁540）

寶玉的善良體貼，是眾所周知的，無怪乎警幻仙姑稱其為「意淫」（第五回，頁94），甲戌本脂批對「意淫」兩字之批語為：「按寶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故曰意淫。」（陳慶浩，頁135），第十九回王府本脂批：「天生一段癡情，所謂『情不情』也。」（陳慶浩，頁354）。「情不情」指的是寶玉對沒有生命情感的「不情」之物，亦加以多情體貼。²⁶而至於才華技藝方面，寶玉擅長各種詩詞、對聯、題額等文藝雜學，賈政的眾清客常讚寶玉：「才情不凡」（第十七至第十八回，頁256）。以此觀之，悉達多太子與賈府二公子賈寶玉，不論內在性情或外在才貌，均過人一等，呈現出非凡的生命特質。

第三，從童年生活以觀，日人水野弘元指出：悉達多太子的生母摩耶夫人在產後一個星期左右便驟然離世了，太子在出生後不久，便失去了父母雙全的健全家庭，由姨母摩訶波闍波提負擔起養育釋尊的職責。年輕的姨母待太子若親生一般，在物心兩方面體貼入微，所以太子的家庭生活相當幸福。²⁷《佛本行經·與眾姝女遊居品第八》記載太子童年之宮殿生活：

種種嚴飾，猶如天宮，春秋冬夏，四時各異。應節修治，遊

²⁶ 第八回甲戌本脂批：「按警幻情榜，寶玉係『情不情』。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一癡情去體貼。」（陳慶浩，頁199）賈寶玉的「情不情」在《紅樓夢》中有多處呈現出來，如第十九回寶玉想圖軸上的美人一定寂寞，擬去望慰一番；第二十三回寶玉要把落花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第三十一回讓晴雯撕扇子，博千金一笑。

²⁷ 水野弘元著，蕭平、楊金萍譯：《釋尊的生涯》，頁40。

觀園池，亦如天帝，施安樹林。太子因遊，至園池觀，姝女圍遶，如月處星。於是眾女，晝夜作樂，嘲調戲笑。²⁸

悉達多太子的童年生活，相當奢華富麗，宮殿園林，奇珍異獸，種類繁多，花草植物，色香皆備，伎樂美女，極盡聲色歡好之娛。相較於悉達多太子，賈寶玉的童年，父母健在，大姐封妃，諸親姐妹及丫鬟眾美畢集，在大觀園無憂無慮地生活：

每日只和姊妹、丫頭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鬪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樂。（第二十三回，頁 609）

悉達多太子與賈寶玉公子，二人之童年生活，均極盡富貴奢華，在美麗的園林度過不知民間疾苦的享樂歲月。

第四，從終極關懷而論，史稱悉達多太子在「四門遊觀」之後，看見老、病、死之場面，從他人之苦痛，聯想到一己也難免於此苦，由此再擴大深入，思及所有眾生均無法逃脫老、病、死等無常之苦，因而憂悲苦惱，萌生追尋能讓眾生離苦得樂之方法。反觀《紅樓夢》裡的賈寶玉，雖在眾姐妹及丫鬟陪伴成長下，然目睹賈府男子的醜惡行徑，造成潔淨女兒無端受害，深感生、老、病、死之苦。悉達多太子與賈府二公子賈寶玉，在終極價值的追尋上，是負荷著眾生苦痛的人間菩薩。

最後，在人生抉擇方面，據《長阿含經·大本經》記載悉達多太子「四門遊觀」：

太子見老病人，知世苦惱；又見死人，戀世情滅；及見沙門，廓然大悟，下寶車時，步步中間，轉遠縛著，是真出家，是

²⁸ 涼州沙門釋寶雲譯：《佛本行經》，頁 53。

真遠離。²⁹

悉達多太子在「四門遊觀」過程中，因見老、病、死之苦，悵然不悅，及見沙門捨離恩愛，出家修道，「夫出家者，欲調伏心意，永離塵垢。慈育群生，無所侵憊。虛心靜寞，唯道是務。」³⁰因而心生仰慕，遂於二十九歲離開王宮，出家修道。《中阿含經·羅摩經第三》記載：

我時年少童子，清淨青髮，盛年二十九，爾時極多樂戲，莊飾遊行。我於爾時，父母啼哭，諸親不樂，我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家，無家學道。護身命清淨，護口、意命清淨。我成就此戒身已，欲求無病無上安隱涅槃，無老、無死、無愁憂感、無穢污無上安隱涅槃故，更往阿羅羅伽羅摩所。³¹

悉達多太子經六年苦行未果，遂放棄苦行，三十五歲時，於菩提伽耶的菩提樹下，潛思冥想，終於證得無上正等正覺。然而，反觀《紅樓夢》一書，本質即為虛構之文學作品，加之八十回後的原稿佚失，欲知作者曹雪芹原稿有關賈寶玉之結局安排，僅能從脂硯齋批語窺其端倪。第二十一回庚辰本脂批：「寶玉看此世人莫忍為之毒，故後文方能『懸崖撒手』一回。若他人得寶釵之妻，麝月之婢，豈能棄而為僧哉。」（陳慶浩，頁416）第二十五回甲戌本脂批：「嘆不得見玉兄懸崖撒手文字為恨。」（陳慶浩，頁494）以此兩段脂批推論，《紅樓夢》前八十回作者曹雪芹安排賈寶玉在歷經聽曲文悟禪機、葬花詞悟無常、識分定悟梨院、始於情終於悟，最後

²⁹ 蕭振士今譯：《長阿含經》，卷一（臺北：恩楷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43。

³⁰ 蕭振士今譯：《長阿含經》，卷一，頁42。

³¹ 釋宗恆編譯：《中阿含經》，《羅摩經》，卷五十六（高雄：自印，2002年），頁246。

懸崖撒手，與悉達多太子，兩者在人生抉擇上，均走上出家之路，但悟道的境界卻迥異其趣，悉達多太子為歷史上實有之人，公子賈寶玉為小說虛構之人物；太子證得無上菩提，公子賈寶玉出家後是否證得覺悟？覺悟之境界如何？無從得知，只能由讀者藉《紅樓夢》文本加以想像與詮釋了。

二、生苦：生之不幸

悟道後的悉達多太子，成為大智覺者佛陀，隨即前往波羅奈的鹿野苑向五比丘初轉法輪，說四聖諦法。《華嚴經·四聖諦品第八》詳細記載佛說十法界中，苦、集、滅、道四聖諦之各種名稱：

諸佛子！如娑婆世界，有如上所說十方世界；彼一切世界，各有如是十方世界，一一世界中，說苦聖諦，有百億萬種名。說集聖諦、滅聖諦、道聖諦，亦各有百億萬種名，皆隨眾生心之所樂，令其調伏。³²

而《紅樓夢》裡的賈寶玉，亦深刻體悟了人生「八苦」、瞭解苦之「集因」、嚮往苦之「寂滅」境界，以及一步步趨向離苦之方法「道路」。誠如梁歸智（1949-2019）指出：從佛教基本教義來說，寶玉的悟禪體現了「苦、集、滅、道」的「四聖諦」。³³

依原始佛教的根本思想，認為人生的本質是「苦」。人類從出生至死亡的歷程，即是一連串受「苦」逼迫的過程。佛教教義歸納人生之苦，分別有三苦、六苦、八苦之不同。「三苦」指的是：行苦、壞苦、苦苦；「六苦」則為：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

³² 白雲老禪師：《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高雄：白雲出版社，2012年），頁337。

³³ 梁歸智：《禪在紅樓第幾層》（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年），頁6。

求不得苦。本文則以人生常見之「八苦」為依據，從賈寶玉此一觀照視角，審視《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中之眾生百態，及賈寶玉對「人生八苦」之覺受。

佛教認為人生八苦之首，是「生之苦」。狹義而言，「生苦」指的是出生過程中，胎兒與母親所受之種種諸苦，此是人人無法逃脫之肉體苦痛；廣義而言，「生苦」則包括活著的這一世生命遭際之苦，此乃人各迥異，攸關乎各人前世所造作的因果業力。

悉達多太子在證悟成佛之後，洞悉生命的本質是「苦」，為眾生開示出生時胎兒與母親痛苦之經歷：

初出胎時，經於七日，八萬戶蟲從身而生，縱橫食噉。³⁴

慈母生兒日，五臟總開張，身心俱悶絕，血流似屠羊。生已聞兒健，歡喜倍加常，喜定悲還至，痛苦徹心腸。³⁵

《瑜伽師地論》卷第六十一將「生苦」區分為五相：

云何生苦？當知此苦由五種相：謂眾苦所隨故；羸重所隨故；眾苦所依故；煩惱所依故；不隨所欲離別法故。³⁶

以佛法思想檢視《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賈寶玉所感受的「生之苦」，包含兩個面向：一感我生不幸；二感他人之不幸。前者又分為兩個層次：一則生為「男子」之不幸；二則生於「侯門公府」之不幸。第三十六回描寫寶釵、湘雲、襲人等經常見機規勸寶玉，要用心於科舉功名，寶玉卻感嘆道：

³⁴ 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大寶積經·佛為阿難說處胎會》，《大正藏》，第十一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影印，1993年），頁325上。

³⁵ 典璧尼嘛尊者：《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密解》（臺北：牟尼文化有限公司，1995年），頁65。

³⁶ 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玄奘譯：《瑜伽師地論》（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頁1607。

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閣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第三十六回，頁 545）

寶玉認為自己生而為男子，原為一介鬚眉濁物，受社會主流價值觀束縛，已自不幸，沒想到連清淨潔白的女兒如寶釵、湘雲、襲人等，也受此價值觀所染污，真真辜負了天地造物所賦予之鍾靈毓秀的品性。寶玉因此感慨萬千，對生而為男子，以及女兒們生命的純真潔淨卻無端受男性價值觀染污，深致喟嘆！

賈寶玉除了感歎一己生為鬚眉濁物之不幸外，無奈又生於「侯門公府」之家，深覺自己將「富貴」二字荼毒了。如第七回寶玉初會秦鐘時，自思道：

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門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繡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美酒羊羔，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第七回，頁 130-131）

寶玉對「自我形象」的認知極為負面，形容自己為「死木頭」、「糞窟泥溝」，認為自己生命的存在，從一開始即是一種錯誤。³⁷生在「侯門公府」之家，更加深寶玉的罪惡感，認為自己如死木頭、

³⁷ 賈寶玉對「自我形象」之負面認知，以及其童年來自原生家庭的心理創傷，詳參林素玟：〈折翼的天使——賈寶玉的心理創傷與療癒〉，殷善培主編：《文學視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年），頁 645-655；以及林素玟：《紅樓夢何夢》第三章〈大旨談情——作者「試驗性自我」的建構〉（臺北：里仁書局，2014年），頁 96-103。

糞窟泥溝之人，是不配生於富貴豪門之家，有辱「富貴」二字之尊榮。王府本脂批：「此是作者一大發泄處。」（陳慶浩，頁173）賈寶玉對自我的批判，即是《紅樓夢》作者對自我的譴責，藉由書寫小說故事，來懺悔一己的「生之苦」。

由於認為生為「男子」及生於「侯門公府」乃「我生不幸」，導致賈寶玉在繁華熱鬧中，常有極深的孤獨感，即使在賈府的富貴生活中，仍常感己身孤悽。如第十三回賈寶玉因林黛玉返蘇州探父重病，「剩得自己孤悽，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第十三回，頁201）寶玉為賈府第四代貴公子，更是賈母、王夫人，及姐妹們眼中的「鳳凰」，賈府中所有的人都關注著他，隨時都有許多姐妹或丫鬟、小廝圍繞身旁。然而，寶玉的靈魂深處卻是孤獨的，惟獨認定黛玉一人是知己。一旦黛玉不在身邊，寶玉便有一種孤獨悽惻之感，覺得與世人是有「隔」的，如第二十八回寶玉對黛玉說：

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姊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似的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個心，弄的有冤無處訴！（第二十八回，頁434）

再如第二十二回寶玉對襲人所說：「什麼是『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是『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第二十二回，頁344）寶玉的「生之苦」，究其實質，是一種別人無法理解的、生命了無掛搭的孤獨感。寶玉言及這份「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孤獨感時，經常「不覺淚下」（第二十二回，頁344）、「不覺滴下眼淚來」（第二十八回，頁434），可見在寶玉心中，認為生命的本質就是「孤獨」；活著的真相，就是一種「苦」的覺受。

寶玉是個多情體貼的少年公子，不幸生為男子，已自苦楚不堪，不幸又生於侯門公府，閱盡上層社會的爾虞我詐，常因家族中男子的罪行惡狀，而感被壓迫者「生之不幸」。

在寶玉的生命裡，最心疼的是黛玉的身世飄零。寶玉心疼黛玉在賈府有寄人籬下之感，因此不斷噓寒問暖，時時為黛玉消憂解悶。然而，黛玉畢竟是小姐身份，又是賈母和寶玉最疼愛的心上肉兒，下人們尚不敢明目張膽地欺凌。比黛玉的命運更不幸，寶玉感受到「生之苦」的對象，是為丫鬟及妾身份的平兒與香菱。第四十四回鳳姐生日當天，賈璉與鮑二家的有染，二人在枕邊細語時，波及無辜的平兒，害得平兒被鳳姐掌摑洩憤。寶玉心疼平兒受了委曲，在怡紅院為平兒理妝，事後感傷平兒的身世之苦：

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荼毒，想來此人薄命，比黛玉猶甚。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不覺洒然淚下。因見襲人等不在房內，盡力落了幾點痛淚。（第四十四回，頁 682）

寶玉的多情體貼，遍及有情之人與不情之物。對於平兒，寶玉平日雖不太接觸，但平兒之為人，待下善體人意，對上盡心服侍，如此美好的女兒，卻無端被荼毒羞辱，寶玉為她深感不平與疼惜，事後還代替賈璉和鳳姐的荒誕行為，向平兒道歉。

第六十二回香菱新穿的石榴紅裙，因與小丫鬟們玩鬥草遊戲而染了泥污，寶玉讓襲人的新裙給香菱換上，天真無邪的香菱情解石榴裙之後，寶玉一壁裡低頭心下暗想：

可惜這麼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了這個霸王。（第六十二回，頁 970）

香菱是《紅樓夢》文本中第一位出現的女子甄英蓮，作者為她

不幸的身世之不幸，給予諧音雙關的註腳「真應憐」，英蓮四、五歲在元宵節走失，受盡凌虐，十二、三歲被拐子賣予呆霸王薛蟠，寶釵將其改名為「香菱」，暗指其生命遭遇雖甚不幸，但生性天真善良，如菱花花品，自有一股無法抹滅的人格馨香。

寶玉因香菱為表兄薛蟠之妾，平日也不大和她來往，這次因能補償家族男子醜惡行徑而生的罪惡感，又能為這些生而不幸的苦命女兒盡點體貼心意，因此心中稍感舒暢。

第七十九回香菱期盼夏金桂早日嫁入薛府，可添一個作詩的人。寶玉對夏金桂之為人，有所耳聞，反而為香菱耽心慮後，誠如庚辰本脂批：「又為香菱之識，偏是此等事體等到。」（陳慶浩，頁 725）寶玉見香菱一派天真，胸無城府，完全不解即將到來的厄運，更令他「悵然如有所失，呆呆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後，不覺滴下淚來，只得沒精打彩，還入怡紅院來。」（第七十九回，頁 1263）寶玉心疼女兒的命運遭際之苦，經常會「滴下淚」、「洒然淚下」、「盡力落了幾點痛淚」，表示寶玉看著自己家族主子對待丫鬟與妾的態度，深為不滿，平日裡把這份感傷壓抑下來，仍強顏歡笑，只有等襲人、麝月不在身旁時，才能好好地宣洩對人生命運遭際之苦的感傷與歉疚。

三、老苦：女兒三變

原始佛教思想的核心觀念為「苦」，除了生之苦外，老、病、死之苦，均源於未悟道前的悉達多太子在「四門遊觀」之後，親見親聞，靜默思惟的結果。《長阿含經·大本經》記載：

於時菩薩欲出遊觀，告敕御者嚴駕寶車，詣彼園林，巡行遊觀。御者即便嚴駕訖已，還白今正是時。太子即乘寶車，詣

彼園觀。於其中路，見一老人，頭白齒落，面皺身儻，拄杖羸步，喘息而行。太子顧問侍者：「此為何人？」答曰：「此是老人。」又問：「何如為老？」答曰：「夫老者，生壽向盡，餘命無幾，故謂之老。」太子又問：「吾亦當爾？不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必有老，無有豪賤。」於是太子悵然不悅，即告侍者，迴駕還宮。靜默思惟。念此老苦，吾亦當有。³⁸

悉達多太子所見之老人為「頭白齒落，面皺身儻，拄杖羸步，喘息而行」。《瑜伽師地論》卷第六十一進一步將「老苦」歸納為「五相衰退」：

云何老苦？當知亦由五相，謂於五處衰退故苦：一盛色衰退故；二氣力衰退故；三諸根衰退故；四受用境界衰退故；五壽量衰退故。³⁹

「頭白」及「面皺身儻」即盛色衰退之苦；「拄杖羸步，喘息而行」即氣力衰退之苦；「齒落」屬於諸根衰退之苦，而以上所有老態的結果，即導致受用境界衰退之苦。

悉達多太子從見一老人而引發「自我」及「眾生」皆會遭受年華老去所產生的各種身心衰退之苦受，感到生命從一出生即籠罩在無可逃脫的老苦中，故悵然不悅，駕車還宮。此次遊觀途遇老人之經驗，讓從未經歷世間苦難的悉達多太子，萌生思考解脫「老苦」之方法。

以此「老苦」對照《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賈寶玉在大觀園內過著富貴奢華而豐厚的生活，尚未真切體悟年華老去之苦受。直

³⁸ 蕭振士今譯：《長阿含經》，卷一，頁 36-37。

³⁹ 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玄奘譯：《瑜伽師地論》，頁 1608。

到第五十八回寶玉見杏樹子落枝空，聯想到邢岫煙即將出嫁，之後終將烏髮如銀、紅顏似槁：

又想起邢岫煙已擇了夫婿一事，雖說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兩年，便也要「綠葉成蔭子滿枝」了。再過幾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煙未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不免傷心，只管對杏流淚嘆息。
(第五十八回，頁 906-907)

「烏髮如銀，紅顏似槁」即老苦五相之「盛色衰退苦」。寶玉一生最鍾愛女兒，認為女兒是清淨的化身。第二回由冷子興口中描述賈寶玉曾有一段呆話：「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二回，頁 30-31) 寶玉持「女清男濁」之看法，源於對家族男子惡行之深刻體會，故認為女兒如水、男子如泥。但雖同為女子，未出嫁之女兒清淨無比，出嫁及年老後，清明靈秀的本質便逐漸被男子為主的社會價值觀所磨損。因此，寶玉又有「女兒三變說」之呆論。第五十九回透過小丫頭春燕口中說道：

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的不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沒有光彩寶色，是顆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第五十九回，頁 920)

寶玉之所以厭惡出嫁及年老的女子，主要原因不在女兒的「五相」衰退，而在於其「靈性」衰退。未出嫁的女兒清明靈秀，如一顆色澤光彩的「無價寶珠」；待出嫁後，二變為「死珠」，雖仍為珍珠，但已無慧點靈氣；及至年老之後，三變為「魚眼睛」，慧點

靈性全已磨損，不復為珍珠了。寶玉認為出嫁及年老的女子之所以靈性衰退，究其實質，罪魁禍首乃源於染了男子的醜陋習氣。如第七十七回抄檢大觀園後，司棋被抄檢出與表弟潘又安的情書，即將被逐出大觀園。寶玉見周瑞家的帶著一群婆子押著司棋：

又恐他們去告舌，恨的只瞪著他們，看已去遠，方指著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第七十七回，頁 1213）

寶玉厭惡出嫁後的婆子，主因是染了男子追名逐利的價值觀，凡事唯利是圖，欺善怕惡，真心、靈性蕩然無存，辜負了天地賦予的鍾靈毓秀之氣，因此反而比男人更混賬、更可厭了！

聰明俊秀的賈寶玉，透過邢岫煙說媒給薛蝌一事，聯想到所有女子最後的命運，終將女大當嫁，遭遇「烏髮如銀，紅顏似槁」的盛色衰退之苦，以及男子名利價值觀染污後的靈性衰退之苦，對寶玉而言，後者之苦猶勝前者。女兒的老苦及價值觀的轉變，令賈寶玉陷入極端痛心的境地。如第七十九回當女兒們逐漸長大，二姐迎春遷出大觀園待嫁，又陪嫁四個丫頭過去，寶玉跌足嘆道：「從今後這世上又少了五個清潔人了。」（第七十九回，頁 1261）寶玉所感嘆者，實為傳統婚姻對女子之宰制，令女兒因婚姻而喪失了生命的主體性，男子名利價值觀之侵蝕清淨女兒，導致女兒靈性衰退之老苦。

四、病苦：眾病我病

日人水野弘元指出：悉達多太子出生時，曾有阿私陀仙人預言太子將來若在家，會成為以武力征服全世界的轉輪聖王；若出家則

可成為精神世界的王者，指導救濟人類的佛陀。⁴⁰ 淨飯王一心栽培太子成為轉輪聖王，提供極為奢華之享樂生活。因此，悉達多太子從來不解人間疾苦。在「四門遊觀」中，繼老苦之經驗後，又接觸到生命的「病苦」。《長阿含經·大本經》記載：

又於後時，太子復命御者嚴駕出遊。於其中路逢一病人，身羸腹大，面目黧黑，獨臥糞除，無人瞻視。病甚苦毒，口不能言。顧問御者：「此為何人？」答曰：「此是病人。」問曰：「何如為病？」答曰：「病者，眾痛迫切，存亡無期，故曰病也。」又曰：「吾亦當爾？未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則有病，無有貴賤。」於是太子悵然不悅，即告御者，迴車還宮。靜默思惟，念此病苦，吾亦當爾。⁴¹

悉達多太子見病人「身羸腹大，面目黧黑，獨臥糞除，無人瞻視。病甚苦毒，口不能言。」經御者解說，才明瞭凡有生則必有病，不論富貴或貧賤之人，均無法逃脫肉身眾痛逼迫之苦。悉達多太子由他者之病苦，而思及己身亦當如此，於是悵然不悅，無心遊賞，迴車還宮，更萌生出家追尋如何離苦得樂的解脫之法。

《瑜伽師地論》卷第六十一將「病苦」亦區分為五相：

當知病苦亦由五相：一身性變壞故；二憂苦增長多住故；三於可意境不喜受用故；四於不可意境非其所欲強受用故；五能令命根速離壞故。⁴²

疾病所導致的五種現象，不僅身體壞變、憂苦增多，更對歡喜之人、事、物無法受用，對不喜之病痛必須勉強忍受，最後，因疾

⁴⁰ 水野弘元著，蕭平、楊金萍譯：《世尊的生涯》，頁 38。

⁴¹ 蕭振士今譯：《長阿含經》，卷一，頁 38-39。

⁴² 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玄奘譯：《瑜伽師地論》，頁 1608。

病而走向生命之終點。

以此人類無法逃脫的「病苦」，反觀《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賈寶玉在成長的過程中，接觸到秦鐘、黛玉、晴雯等三位至為相契的知心人之病苦，令寶玉日夜懸心、愁悶掛懷。

寶玉第一次接觸到的是同性摯友秦鐘之病。第七回寶玉初會秦鐘，兩人即成為莫逆知交，秦鐘與水月庵智能兒的戀情，寶玉均看在眼裡，參與其中。智能兒私逃進城，找至秦鐘家下看視秦鐘，不意被父親秦業發現，將智能兒逐出，把秦鐘打了一頓。秦業自己氣的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便死了。「秦鐘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症候。」

（第十六回，頁 238）寶玉前往探視秦鐘之病：

無奈秦鐘之病日重一日，也著實懸心，不能樂業。……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床易簀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見秦鐘面如白蠟，合目呼吸於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兄！寶玉來了。」連叫兩三聲，秦鐘不睬。寶玉又道：「寶玉來了。」（第十六回，頁 247）

寶玉因秦鐘之病，日夜懸心，無法安心學業，見秦鐘已屆臨終，不禁失聲而泣。此時賈府中雖有大姐元春封妃的天大喜事，寶玉恍若無聞，「心中悵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愁悶。」（第十六回，頁 238）這是賈寶玉第一度因知交病危臨終而感傷生命之「病苦」。在秦鐘病危期間，賈府雖喜慶熱鬧異常，然寶玉絲毫不在意，一點都不掛懷：

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熱鬧，眾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曾介意。因此眾人嘲他越發呆了。（第十六回，頁 238-

239)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以明貶暗褒的反筆，描寫寶玉的價值觀不在現實之名聞利養，寶玉重視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心相待、知心相照，至於世人所重視的富貴榮華，對寶玉而言，皆視如浮雲，絲毫不放在心上。可見寶玉對秦鐘之情誼，是超越大姐元春封妃的社會名利之上，故眾人嘲他呆傻。寶玉之可愛與可貴處，乃因其超越世人名利之終極關懷與普世價值，此為《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之生命追求，曹雪芹將一己重情而輕名利之價值觀，投射在小說主人翁賈寶玉身上，塑造出與世人相悖相離的獨特人物。

其次，與寶玉自小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林妹妹黛玉，從小會吃飯起，即藥不離身。一介孤女，寄人籬下，父母雙亡的悲傷，加上對寶玉的真愛與猜心，導致黛玉的病日漸纏綿。第三十二回描寫寶玉對黛玉心病的瞭然與擔憂，寶玉對林妹妹道：

你皆因總是不放心的原故，才弄了一身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第三十二回，頁 501）

王府本脂批：「真疼真愛真憐真惜中，每每生出此等心病來。」（陳慶浩，頁 555）脂硯齋批出了黛玉對寶玉的用情至深，但黛玉最不放心的，就是不知自己在寶玉心中，究竟是否最為重要？寶玉很清楚黛玉心病之根源，在於自己對眾姐妹之多情體貼，讓黛玉心有芥蒂。因此，寶玉勇敢地訴說對黛玉的情感：

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兒我大膽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裡，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掩著。只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才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第三十二回，頁 502）

如此真摯動人的肺腑之言，可知寶玉將黛玉視為一體，妹妹之

病，即我之病。為了讓黛玉相信自己的真心，讓黛玉病能漸癒，寶玉對黛玉真情告白，而黛玉早知寶玉想說什麼話，竟自害羞迴避，可惜寶玉後面所說的一番癡心話：「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黛玉終究沒能聽到。寶玉對黛玉深情摯愛，同時負荷著黛玉的病苦，自己也因此而生了一身的病。

與寶玉心靈相契者，除了同性摯友秦鐘、摯愛的林妹妹之外，在丫鬢群中，就屬晴雯為寶玉的知心人。第五十二回描寫賈母送給寶玉一件雀金裘，寶玉第一次穿上赴宴，即不慎燒了個小洞，晴雯抱病熬夜補裘，寶玉心中極為過意不去，在一旁不斷噓寒問暖：

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拿個枕頭給他靠著。（第五十二回，頁 815）

晴雯催他先睡，寶玉不忍加重晴雯的負擔，「見他著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著。」（第五十二回，頁 815）晴雯這次的病補雀金裘，雖很快痊癒，但卻導致日後落下病根，加上後來被王夫人趕出大觀園前，所遭受的言辭羞辱，對心性高傲的晴雯而言，不啻是一項莫大傷害，因此竟一病不起。第七十七回描寫賈寶玉偷偷前往多混蟲家探望晴雯的病：

寶玉命那婆子在院門瞭哨，他獨自掀起草簾進來，一眼就看見晴雯睡在蘆席土炕上，幸而衾褥還是舊日鋪的。心內不知自己怎麼才好，因上來含淚伸手輕輕拉他，悄喚兩聲。當下晴雯又因著了風，又受了他哥嫂的歹話，病上加病，嗽了一日，才朦朧睡了。忽聞有人喚他，強展星眸，一見是寶玉，又驚又喜，又悲又痛，忙一把死攥住他的手。哽咽了半日，方說出半句話來：「我只當不得見你了。」接著便嗽個不住。

寶玉也只有哽咽之分。（第七十七回，頁 1219）

寶玉看到昔日怡紅院的俏丫鬟，而今獨自睡在簡陋破舊的土炕上，無人照護，心中至為不捨。晴雯之所以受此委曲遭遇，全因自己親生母親王夫人所致，寶玉為此痛苦萬分，無法給予晴雯任何補償，千言萬語，哽咽難言。晴雯口渴要喝茶，寶玉忙侍候著，但所看到的景象，卻令他悲從中來。桌上黑沙吊子茶壺也不像茶壺，茶碗甚粗大，也不似茶碗，且有油臃之氣：

寶玉只得拿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復又用水汕過，方提起沙壺斟了半碗。看時，絳紅的，也太不成茶。晴雯扶枕道：「快給我喝一口罷！這就是茶了。那裏比得咱們的茶。」寶玉聽說，先自己嘗了一嘗，並無清香，且無茶味，只一味苦澀，略有茶意而已。嘗畢，方遞與晴雯。只見晴雯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都灌下去了。寶玉心下暗道：「往常那樣好茶，他尚有不如意之處；今日這樣。看來，可知古人說的『飽飫烹宰，飢饜糟糠』，又道是『飯飽弄粥』，可見都不錯了。」

（第七十七回，頁 1219）

庚辰本脂批：「不獨為晴雯一哭，且為寶玉一哭亦可。」（陳慶浩，頁 711）晴雯病重喝茶的景象，給予錦衣玉食的賈寶玉極大的震撼與反思，對比以往在怡紅院中的晴雯，凡事要求完美，連在賈府中寶玉平時喝的好茶，晴雯都常有微詞嫌語，不稱她的心意；而今在表兄多混蟲窮困簡陋的住處，病苦飢渴，視苦澀劣質的茶湯，如甘露一般，一口氣都灌下去。由平日常受晴雯刺幾句話、深知晴雯個性的寶玉眼中所見，更覺悲憫感慨：原來貧病飢渴之苦，真足以磨蝕人性之尊嚴。寶玉親見此場景，終於領悟古人所說「飽飫烹宰，飢饜糟糠」之真義。寶玉探晴雯之病的經驗，對貧寒人家的生

活，以及疾病造成「眾痛迫切」之苦，有了更為深刻之體悟。寶玉生性中「眾生有病我有病」的悲憫情懷，從服侍晴雯病榻喝茶中，更表露無遺。

五、死苦：五內摧傷

悉達多太子在「四門遊觀」中，體會了「生而必病」之苦；不久之後，又真實看見了生命死亡之巨大苦痛，給予太子更大的震撼與沈思。《長阿含經·大本經》記載：

又於異時，太子復敕御者嚴駕出遊。於其中路逢一死人，雜色繒幡前後導引，宗族親里悲號哭泣，送之出城。太子復問：「此為何人？」答曰：「此是死人。」問曰：「何如為死？」答曰：「死者，盡也。風先火次，諸根壞敗，存亡異趣，室家離別。故謂之死。」太子又問御者：「吾亦當爾？不免此患耶？」答曰：「然，生必有死，無有貴賤。」於是太子悵然不悅，即告御者迴車還宮。靜默思惟，念此死苦，吾亦當然。⁴³

悉達多太子見一隊人群悲號哭泣，問御者何故？御者回答「死亡」的身體變化為「風先火次，諸根壞敗」，點出了古印度人對身體構造之看法。古印度人認為人的肉體乃「地、水、火、風」四大和合而成，瀕臨死亡時，四大次第分解，風大首先分解，次為火大，再次水大、地大陸續分解。「四大」分別構成身體各部位器官，在《圓覺經》中有詳細之記載：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

⁴³ 蕭振士今譯：《長阿含經》，卷一，頁 40。

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⁴⁴

生而為人，有此形軀，經歷生、老、病之苦，在人世短暫停留數十年及至百年之後，即面對生命臨終之際。臨終時，外呼吸逐漸停止，內呼吸隨之陸續次第停止，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逐漸壞敗，經歷臨終中陰、法性中陰、受生中陰等四十九天過程，而輪迴至下一世。

《瑜伽師地論》卷第六十一將「死苦」亦區分為五相：

云何死苦？當知此苦亦由五相：一離別所愛盛財寶故；二離別所愛盛朋友故；三離別所愛盛眷屬故；四離別所愛盛自身故；五於命終時備受種種極重憂苦故。⁴⁵

死亡所帶來之苦痛，包括捨不下珍愛的豐盛財寶、朋友、眷屬、自我身軀，以及命終時承受各種嚴重的身心憂苦。悉達多太子見他人之死、四大分解之苦，而思一己難免於死之苦痛，因此悵然不悅，迴車還宮後，靜默思惟，如何能解脫一己及眾生死亡之痛苦。

而在《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中，賈寶玉親身經歷了週遭諸多親人、姐妹、丫鬟的死亡，讓寶玉對生命無常之苦，有痛徹心扉之體悟。寶玉第一次接觸族人死亡之苦，是秦可卿之死。第十三回描寫賈寶玉：

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寶玉笑道：

⁴⁴ 圓瑛法師：《大方廣圓覺經講義》（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10年），頁78。

⁴⁵ 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玄奘譯：《瑜伽師地論》，頁1608。

「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第十三回，頁 201）

寶玉深夜因聽見秦可卿之死訊，心中有如被刺一刀，急火攻心，即奔出一口血來，彷彿自己也經歷死亡一般的不忍。

其次，令寶玉充滿歉疚懺悔的，是金釧兒投井而亡。金釧兒因侍侯王夫人午睡時，和寶玉嘻戲調笑，被王夫人掌摑後逐出賈府，因而羞憤跳井自盡，導致王夫人內心自責難安，當面斥責寶玉。第三十二回描寫由寶釵眼中所見的情景：

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著垂淚。王夫人正才說他，因寶釵來了，卻掩了口不說了。（第三十二回，頁 505）

寶玉除了被王夫人責備而垂淚之外，第三十三回更道出寶玉內心深層的悲痛：

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便知金釧兒含羞賭氣自盡，心中早又五內摧傷，進來被王夫人數落教訓，也無可回說。……寶玉素日雖是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為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亡命殞，跟了金釧兒去。（第三十三回，頁 507）

一向多情體貼的賈寶玉，只因與金釧天真無邪的玩笑話，竟導致一向吃齋唸佛、憐貧惜老的母親極度震怒，間接逼死一條人命，此乃是善良率性的寶玉所始料未及，故而當王夫人盛怒之下掌摑金釧時，寶玉一時驚嚇過度，未及反應，只一溜煙逃之夭夭。然此事總是因寶玉而起，寶玉實難辭其咎，內心五臟六腑嚴重摧傷，因此，在鳳姐生日同時也是金釧生日當天，寶玉避開熱鬧的人潮，悄悄潛出賈府，在水仙庵私祭金釧兒，默默掉下懺悔之淚：

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第

四十三回，頁 669)

成人世界的以訛傳訛，兩小無猜的玩笑話卻演變為寶玉姦淫母婢、金釧難容於世，此乃小兒心性的寶玉所無法理解的。寶玉因金釧跳井事件，嚐盡人世的荒謬，以及死亡帶給活著的人之傷痛，也引發寶玉走上尋求贖罪、懺悔的解脫道路。

最後，《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中，讓賈寶玉至為不捨的，便是晴雯之死。第七十七回描寫寶玉偷偷探望晴雯之病後，夜裡翻來覆去難以入眠，夢見晴雯前來辭別：

只見晴雯從外頭走來，仍是往日形景，進來笑向寶玉道：「你們好生過罷，我從此就別過了。」說畢，翻身便走。寶玉忙叫時，又將襲人叫醒。襲人還只當他慣了口亂叫，卻見寶玉哭了，說道：「晴雯死了。」（第七十七回，頁 1222）

寶玉為晴雯之病，日夜懸心，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常日裡兩人心意相通，夜間便感夢晴雯已死，夢醒而痛哭。侵晨放心不下，更單獨出園，至上回多混蟲住處弔唁，誰知晴雯遺體已被多渾蟲夫婦抬往城外化人場去了。第七十八回描寫寶玉：

想畢忙至房中，又另穿戴了，只說去看黛玉，遂一人出園來，往前次之處去，意為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咽氣便回了進去，希圖早些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命賞了十兩燒埋銀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得銀，一面就僱了人來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場上去了。剩的衣履簪環，約有三四百金之數，他兄嫂自收了為後日之計。二人將門鎖上，一同送殯去未回。寶玉走來撲了個空。寶玉自立了半天，別無法兒，只得復身進入園中。待回至房中，甚覺無味。（第

七十八回，頁 1235)

寶玉尋訪晴雯靈柩不著，失魂落魄地在多混蟲家門外站了半天，回思往日晴雯在怡紅院的點點滴滴：撕扇子搏千金一笑、熬夜病補雀金裘，而今再也見不到晴雯俏麗的身影，再也聽不到晴雯伶牙俐齒地村他幾句！寶玉正自感傷，甚覺活著了無興味，無精打彩之際，偏又被父親賈政囑咐赴宴，宴中作了〈婉孌詞〉，雖頗受賓客嘉賞，然寶玉均不以為意，當賈母、王夫人為他的表現欣慰歡喜之時，「獨有寶玉一心淒楚，回至園中。」（第七十八回，頁 1243）晴雯之死，對賈府眾人而言，彷彿一縷輕煙，隨風而逝，視有若無。唯獨寶玉一人，對晴雯情深義重，備了四件晴雯最喜之物：芙蓉花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茶，寫了〈芙蓉女兒誄〉，於夜月下，在大觀園芙蓉花前，私祭晴雯。

晴雯之死，讓寶玉看清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的真實面貌。王善保家的告舌、襲人難脫嫌疑將怡紅院內幕一一告密、母親王夫人的無情驅逐，寶玉一瞬間突然完全醒悟、完全看透，也完全絕望了！眼見清明靈秀的女兒們，一個個香消玉殞，目睹賈府百年家族的醜陋罪行，讓寶玉極端痛心與悔愧。痛心於罪魁禍首竟是自己家族的至親長輩；悔愧於一己無法保護女兒們倖免於難。

六、怨憎會苦

除了生、老、病、死四苦外，「八苦」的第五苦為「怨憎會苦」，指的是與怨憎之人偏偏遇會，造成身心畏懼諸苦。《瑜伽師地論》卷第六十一將「怨憎會苦」區分為五相：

云何怨憎會苦？當知此苦亦由五相：一與彼會生憂苦故；二治罰畏所依止故；三惡名畏所依止故；四苦逼迫命終怖畏所

依止故；五越正法惡趣怖畏所依止故。⁴⁶

由「怨憎會苦」的「五相」以檢視《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賈寶玉一生沒有對任何人抱持怨憎，然卻因父親賈政嚴厲打罵的教養方式，對父親產生了諸般畏懼憂苦，導致寶玉極度恐懼與父親相遇相會。如第九回描寫寶玉會秦鐘後，二人相偕要一同入賈府家塾上學。寶玉一大早前來請安稟告父親時，賈政冷笑道：

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理。仔細站髒了我這地，靠髒了我的門！（第九回，頁154）

賈政當著眾清客面前，絲毫不給寶玉保留任何尊嚴，反而極力冷嘲熱諷，以宣洩自己內心望子成龍失落後的怨怒之氣，親子關係始終處於疏離怨憤的局面。第三十三回寶玉因金釧投井，五內摧傷，垂頭喪氣，無精打彩，賈政一見，氣往上衝：

只聽那人喝了一聲「站住！」寶玉唬了一跳，抬頭一看，不是別人，卻是他父親，不覺的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嗒些什麼？方才兩村來了要見你，叫你那半天你才出來；既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洒談吐，仍是葳葳蕤蕤。我看你臉上一團思欲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咳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卻是為何？」（第三十三回，頁507）

寶玉與父親每次的會面，總是被父親用無情惡毒的話語所羞辱、詈罵，如稱「畜生」、「無知的業障」、「無知的蠢物」（第十七回至十八回，頁257），導致寶玉心生憂苦，極度畏懼與父親共處一室。因此，只要一聽到「老爺叫寶玉」，「好似打了個焦雷，

⁴⁶ 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玄奘譯：《瑜伽師地論》，頁1608。

登時掃去興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著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殺死不敢去。」（第二十三回，頁 361）第二十六回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雷的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第二十六回，頁 412）第七十三回寶玉聽見丫鬟小鶻說：「你仔細明兒老爺問你話。」「這裡寶玉聽了，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第七十三回，頁 1135）寶玉害怕聽到父親傳喚，正是怨憎會苦「五相」之三的「惡名畏所依止故」，一聽到是父親，全身便產生極大的驚恐、畏懼反應。

賈政對寶玉的親子互動模式，除了經常使用傷害性言語怒斥寶玉之外，第三十三回因為金釧投井事件，以及蔣玉菡從忠順王府出走此兩件大事，引發賈政痛答寶玉，父子關係到此降至谷底。第三十三回賈環向賈政告密，誣陷寶玉姦逼不遂，導致金釧羞憤跳井：

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快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裏去，喝令「今日再有人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作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乾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第三十三回，頁 510）

寶玉知父親盛怒之下，一頓痛打是逃不了的，趕緊找人向賈母及王夫人通報，這番舉動，誠為怨憎會「五相」之二「治罰畏所依止故」。賈政一見到寶玉，立時青筋暴出、眼睛紅紫，所有怨憎之氣，一股腦兒宣洩盡出：

賈政一見，眼都紅紫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辱母婢等語，只喝令「堵起嘴來，著實打死！」（第三十三回，頁 510-511）

賈政盛怒之下，無法控制情緒及行為，咬著牙狠命地用板子將寶玉「蓋了三四十下」（第三十三回，頁511）打得寶玉下半身皮綻肉開，差點癱瘓。待賈政情緒冷靜、恢復理智後，也甚覺後悔，「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第三十三回，頁513）《紅樓夢》之所以描寫這段激烈的親子衝突情節，乃因作者曹雪芹親身經歷此類事件，誠如王府本脂批所言：「一激再激，實文實事。」（陳慶浩，頁558）曹雪芹有此實事經歷，用假語村言將童年創傷經驗化為小說文字，寫來字字血淚。賈寶玉親歷親受的怨憎會苦，實為曹雪芹內心創傷之痛苦記憶。而寶玉荒誕的紈袴行徑，父親無情的痛下笞撻，此亦寶玉親身經歷的痛苦感受，難以忘懷，導致最後看盡人世繁華與滄桑，懸崖撒手，出家為僧。誠如第三十三回王府本脂批回末總評：「嚴酷其刑以教子，不情中十分用情。牽連不斷以思婢，有恩處一等無恩。嚴父慈母一般愛子，親優溺婢總是乖淫。濛頭花柳，誰解春光，跳出樊籠，一場笑話。」（陳慶浩，頁560）賈政對寶玉的態度，是傳統中國文化中嚴父表達父愛的方式，賈政表面上雖嚴酷刑罰，內心乃基於教育寶玉能步上科舉功名之途，以光宗耀祖，無奈這種社會主流的價值觀，是寶玉極為不屑且亟思逃脫的枷鎖。寶玉的跳出樊籠，是對傳統主流價值觀的最大叛逆，此生的荒誕行徑、與父親所發生的種種恩怨糾葛，懸崖撒手後，再回顧紅塵，也不過是一場遊戲、一場笑話罷了！

七、愛別離苦

佛法思想中的「人生八苦」，第六種苦便是人人經常面對的課題，即是「愛別離苦」。佛教的思想體系中，認為人自出生至死亡，無可避免地會面臨與相愛之人分離，此「相愛之人」或為至親，或

為戀人，或為摯友，或為知己。有聚便有散，此乃生而為人無法逃脫之宿命，若執著於聚時之歡悅，便會導致日後散時之悲慨。三界眾生在聚散無常中，悲喜輪迴，苦不堪言。此思想乃為悉達多太子覺悟成道後，對人生深刻之體悟。如何擺脫愛別離造成之苦，則為小乘修行者重要之課題。

《瑜伽師地論》卷第六十一將「愛別離苦」亦區分為五相：

云何愛別離苦？當知此苦亦由五相：謂不與彼會生愁惱故；由此因緣生怨歎故；由此因緣身擾惱故；念彼眾德思戀因緣意熱惱故；應受用等有所闕故。⁴⁷

與相愛之人無法遇會，將心生怨歎、身心憂惱，無法正常作息而受用匱乏，此乃無人能逃脫之苦。以此觀《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賈寶玉對人世因具有敏銳的孤獨覺受，加上天性多情體貼，因此對人世的聚散離合，十分害怕離別分散：

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的也有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傷感，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為喜之時，他反以為悲。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添悲；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沒趣；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第三十一回，頁 484）

寶玉、黛玉雖互為知己，心靈相契，然黛玉因從小接觸與父母的死別，小小心靈便瞭解有愛必會品嚐別離之苦。為了使自己不因與所愛之人別離而傷感，黛玉將心封藏得極為嚴密，與其因享受相聚的短暫快樂，卻要承受別離後的長久悲痛，黛玉寧可不聚首，便

⁴⁷ 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玄奘譯：《瑜伽師地論》，頁 1608。

不致於品嚐別離之苦。而寶玉因生長於鐘鳴鼎食之家，從小有祖母、母親寵愛，以及眾姐妹相伴，因此生性喜聚不喜散。凡遇到姐妹聚會「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第三十一回，頁 484）寶玉珍惜與清明靈秀之人的相聚，希望美好的人、事、物永不分離，因此常會說出一些世人無法理解的呆話：

只求你們同看著我，守著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灰還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侯，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第十九回，頁 306）

己卯本脂批：「是聰明，是愚昧，是小兒淘氣，余皆不知，只覺悲感難言，奇瑰愈妙。」（陳慶浩，頁 376）寶玉超越世俗的清明靈性，導致凡事均有比常人更為敏銳的感受。生命成長過程中，必然會面對與童年玩伴分離的悲傷與恐懼，這份恐懼時時籠罩著寶玉，希望所有的姐妹丫鬟都圍繞身邊，守護著他，不要分離，甚至看到襲人那位穿紅的兩姨表妹那麼好，也生起呆想變個法兒讓她住到賈府來。但這是不可能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人終究會長大，終究要男婚女嫁，大觀園小兒女的無奈與宿命即在於此。寶玉是個拒絕長大的小男孩，生命的成長必須面對的「愛別離苦」，寶玉尚無法接受與承擔。因此，凡是聽說有姐妹丫鬟要離他而去，便引發寶玉無限的悲慨。第十九回描寫襲人假意說母親和哥哥要贖她回家，藉此試探寶玉的心：

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內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只一心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

你母親說。」（第十九回，頁 304）

襲人一計得售，見寶玉苦苦慰留，更加將計就計，步步進逼，執意說是「去定了」：

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不該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兒。」說著，便賭氣上床睡去了。（第十九回，頁 304）

「早知道都是要去的」一句之下，王府本脂批：「上古至今及後世有情者，同聲一哭。」（陳慶浩，頁 371）可見從古至今，只要對人世有極深感情者，一旦領悟了人生最後終究要與摯愛者別離，都會興發無限悲慨。寶玉與襲人之感情，自第六回兩人初試雲雨情之後，「自此寶玉視襲人更比別個不同，襲人待寶玉更為盡心。」（第六回，頁 109）襲人的假意離去，引發寶玉孤獨的感傷，小兒無奈，淚痕滿面，只能賭氣上床睡去。己卯本脂批：「又到無可奈何之時了。」（陳慶浩，頁 371）真正面臨局勢不得不分離時，不管成人或小兒，任誰都會興發「無可奈何」之嘆！

《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中，這類「愛別離苦」的情節故事極多，紅學界對此，或將之視為成長小說。⁴⁸ 姐妹丫鬟深知寶玉喜聚不喜散之情性，因此常以「別離」作為藉口，加以試探。除了襲人的試探之外，寶玉感受最強烈的「愛別離苦」，便是第五十七回紫鵑為林黛玉終身大事而試探寶玉的心：

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往那個家去？」紫鵑道：「你妹妹回蘇州家去。」……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響了一

⁴⁸ 薛海燕：〈論《紅樓夢》作為「成長小說」的思想價值及其敘事特徵〉，《紅樓夢學刊》，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114-129。

個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樣回答，只不作聲。……晴雯見他呆呆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著；倒了茶來，他便吃茶。……（李嬪嬪）用手向他脈門摸了摸，嘴唇人中上邊著力掐了兩下，掐的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第五十七回，頁 885-886）

黛玉與寶玉自小青梅竹馬，寶玉口雖不說，實已兩情相許、心照不宣，願與黛玉同死同歸。因此一聽到林妹妹要回蘇州家去，驚恐過度，登時變得痴呆，不省人事，「已死了大半個了！」寶玉的多情與呆傻，竟把紫鵑的話當真，面臨摯愛的林妹妹即將遠別，「急痛迷心」直至紫鵑來到，寶玉一見，哭出聲來，方回過神，「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也帶了去。』」（第五十七回，頁 887-889）寶玉對黛玉深情又刻骨銘心的話，令紫鵑動容。唯有愛得深、愛得真，才會導致別離時的椎心之痛。寶玉雖真實地體會到了，但仍執著不捨，咬牙切齒地對紫鵑發誓：

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還有形跡，不如再化一股煙，——煙還可凝聚，人還看見，須得一陣大亂風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才好！

活著，咱們一處活著，不活著，咱們一處化灰化煙，如何？
（第五十七回，頁 890-891）

這一次的事件雖是個鬧劇，但紫鵑卻試探出寶玉對黛玉的真心。《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如此書寫，乃因自己也是真心又深情之人，將自我投射在小說主人翁賈寶玉身上。寶玉體悟到的「愛別離

苦」，即是《紅樓夢》作者在現實世間真切的領悟。襲人與紫鵑兩次的試探，寶玉仍無法解脫愛別離之苦，至第七十八回，作者以深沈的筆觸，寫下大觀園諸芳流散後，寶玉的無奈與悲感：

寶玉又至蘅蕪苑中，只見寂靜無人，房內搬的空空落落的，不覺吃一大驚。……寶玉聽了，怔了半天，因看著那院中的香藤異蔓，仍是翠翠青青，忽比昨日好似改作淒涼了一般，更又添了傷感。……心下因想：「天地間竟有這樣無情的事！」悲感一番，忽又想到了去司棋、入畫、芳官等五個；死了晴雯；今又去了寶釵等一處；迎春雖尚未去，然連日也不見回來，且接連有媒人來求親：大約園中之人不久都要散的了。縱生煩惱，也無濟於事。不如還是找黛玉去相伴一日，回來還是和襲人廝混，只這兩三個人，只怕還是同死同歸的。想畢，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尚未回來。寶玉想亦當出去候送才是，無奈不忍悲感，還是不去的是，遂又垂頭喪氣的回來。（第七十八回，頁 1235）

《紅樓夢》作者運用許多情感性的語彙，以形容寶玉面對姐妹丫鬟一一離散的苦痛心情：「傷感」、「煩惱」、「悲感」、「垂頭喪氣」，真是哀莫大於心死！寶玉面對大觀園這個青春王國、心靈淨土的崩塌，他的紅塵大夢即將醒覺。抄檢大觀園事件，導致後續的諸芳流散，對寶玉的情感層面而言，是一記沈重痛苦的打擊，擊碎了他一向認為可與姐妹丫鬟們同死同歸的願望；然而，對於寶玉的成長與悟道而言，卻是一記警示痴迷的當頭棒喝，打醒了在富貴場中、溫柔鄉裡執迷痴傻的小兒。大觀園諸芳流散，成為賈寶玉日後懸崖撒手、出家為僧的重要契機。這個事件，讓賈寶玉從冥頑率性的痴兒，翻了一個筋斗，走向事事洞明、冤孽償清，離塵出世之覺者。

八、求不得苦

佛法中「八苦」之七為「求不得苦」。《瑜伽師地論》卷第六十一將「求不得苦」亦如愛別離苦一般，區分為五相：

如愛別離苦，求不得苦，當知亦爾。⁴⁹

「求不得之苦」正如「愛別離苦」之五相：「謂不與彼會生愁惱故；由此因緣生怨歎故；由此因緣身擾惱故；念彼眾德思戀因緣意熱惱故；應受用等有所闕故。」因所求之人、事、物無法獲得，而生愁惱怨歎、身心擾惱，以及平日感受享用多有缺憾等苦受。

《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描寫賈寶玉在賈府生活中，目睹諸人欲望求不得的各種諸苦，有求歡不得而急、求古扇不得而怒、求納妾不得而憤、求名分不得而亡。寶玉目睹家族至親之人，因貪求不得而做出傷天害理的惡行，導致許多無辜百姓及潔淨女兒的苦受，每每讓寶玉甚為不快，或默然不語、或痛哭一場，寶玉深深負荷著家族的罪愆，加深對人心所求不得之苦的厭離與悲慨。家族親人種種醜陋惡劣的行徑，也成為寶玉日後懸崖撒手的催化劑。

首先，和寶玉一見即成摯友的秦鐘，因戀著出家的小沙彌尼智能兒，來到賈府一見智能兒，經常求歡不得而急。第十五回智能兒在房中洗茶碗時，秦鐘便跑來摟抱親嘴：

智能急的蹂腳說：「這算什麼！再這麼我就叫喚。」秦鐘求道：

「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兒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裏。」智

能道：「你想怎樣？除非等我出了這牢坑，離了這些人，才

依你。」秦鐘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渴。」說著，

⁴⁹ 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玄奘譯：《瑜伽師地論》，頁 1608-1609。

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的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秦鐘戀著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第十五回，頁 231）

秦鐘與智能兒正在得趣時，被寶玉逮了個正著，秦鐘懇求寶玉千萬別嚷得眾人皆知，寶玉因秦鐘行徑，也深深體會陷入情色慾望求不得之苦。秦鐘因戀著智能兒，甚至在親姐姐秦可卿的喪禮過程中，還調唆寶玉求鳳姐在鐵檻寺及水月庵再住一天，與智能兒柔情纏綿，百般不忍分離。寶玉雖對秦鐘特別青睞，但秦鐘稟賦怯弱，加上縱慾過度，被父笞杖，痛悔父亡等等身心煎熬，導致英年早逝，讓寶玉痛失童年極為珍貴的知音。

其次，在賈府中，仗勢欺人，依勢凌弱的男性主子，以賈赦為代表。《紅樓夢》第四十八回描寫賈赦看上了石呆子祖上傳下來的二十幾把古扇，命賈璉交易購求。無奈石呆子骨氣強硬地說：「一千兩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要扇子，先要我的命！」賈雨村為了討好賈赦，給石呆子訛了一個莫虛有的罪名，打了個半死，將扇子抄來，送給了賈赦。賈赦怪罪賈璉辦事不力，賈璉回了一句：「為這點子小事，弄得人坑家敗業，也不算什麼能為！」賈赦惱羞成怒，將賈璉痛打一頓。平兒至蘅蕪苑向寶釵求棒瘡藥時，問說：「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聞了？」寶釵因薛蟠遠行一事，未曾聽見，平兒遂詳細說明來龍去脈。寶玉同在一間屋簷下，應該早已略有所聞。（第四十八回，頁 734-735）

再者，堂堂榮國府大老爺賈赦，雖承世蔭襲封為榮國公，但卻行止不端，想納賈母的大丫鬢鴛鴦為妾，由邢夫人來與鳳姐商量，鳳姐轉述賈母之言：「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作什麼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裏，沒的耽誤了人家。放著身子不

保養，官兒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第四十六回，頁 703）鴛鴦出身雖為卑賤的丫鬟，卻性情剛烈，寧死也不願嫁大老爺賈赦為妾。賈赦納妾不得，遂撻下狠話，警告鴛鴦的兄長金文翔，轉達給鴛鴦：

叫他早早歇了心，我要他不來，以後誰還敢收？此是一件。第二件，想著老太太疼他，將來自然往聘作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第四十六回，頁 712）

鴛鴦為此事憤怨惱恨，與襲人、平兒在大觀園角落訴苦，平兒也忿忿地道：「這個大老爺太好色了，略平頭正臉的，他就不放手了。」（第四十六回，頁 708）寶玉正好藏在她們身後的大石子邊，聽見這些對話，表面上為解丫鬟們之愁苦，將三人邀至怡紅院：

寶玉將方才的話俱已聽見，心中自然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第四十六回，頁 711）

寶玉疼惜丫鬟們的悲苦命運與遭際，同時也為自己的大伯父之橫行霸道感到羞愧痛苦，這是寶玉無力改變的男人世界之醜陋人性，寶玉雖心中不快，但也不能在丫鬟面前批評自己的大伯父，只能默然不語。為了替親族長輩贖罪，善良的寶玉也只能體貼丫鬟們的心，任三位女兒在怡紅院盡情說笑，安撫鴛鴦的悲苦心情，盡一己之力去彌補家族男子所造下的罪愆。

賈寶玉所目睹的「求不得苦」，一則為男子醜惡的貪念欲求，處富貴之際，心猶不足，不斷思考如何擁有更多古董與美色；二則女子的求不得苦，是最讓寶玉心疼與不捨的。典型的代表，即是尤二姐為了進入賈府，求個正式名分與依靠，受盡鳳姐與丫鬟善姐、

小妾秋桐之折磨凌辱。第六十八回〈苦尤娘賺入大觀園〉，鳳姐從平兒、旺兒、興兒處，聞知賈璉在外金屋藏嬌、偷納尤二姐為妾的秘事，遂心生一計，全身縞素，來至小花枝巷，賺尤二姐入府，暫時安置在大觀園。鳳姐派給尤二姐的丫鬟善姐，私底下不服尤二姐使喚，拿給尤二姐之食物，均是他人吃剩的。第六十九回鳳姐更假借算命的說屬陰人沖犯尤二姐，坐山觀虎鬥，借劍殺人，調唆秋桐，以致秋桐對尤二姐極盡辱罵，「每日常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便淌眼抹淚，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又並無露出一點壞形來。」（第六十九回，頁 1079）尤二姐原為了腹中胎兒，暫且忍辱苟活，無奈胡君榮誤診，認為並非喜脈，而是迂血凝結，開了一方迂血通經之藥，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尤二姐至此再也沒有活下去的掛念了：

想畢，扎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淚便吞入口中，幾次狠命直脖，方咽了下去。於是趕忙將衣服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了。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卻穿戴得齊齊整整，死在炕上。（第六十九回，頁 1083-1084）

尤二姐吞生金自逝一事，立刻傳揚開來，合宅皆知，寶玉聞說，「已早過來陪哭一場。」（第六十九回，頁 1084）尤二姐被賺入大觀園之初，寶玉與黛玉一千人雖與她親和，但暗為尤二姐的命運著實擔心。「雖都不便多事，惟見二姐可憐，常來了，倒還都憫恤他。」（第六十九回，頁 1079）寶玉深知鳳姐之為人，此納妾之事，鳳姐外作賢良，內藏奸狡，寶玉雖憐憫體恤苦命的尤二姐，但又不便多事，加以干預，只願尤二姐能平安獲得名分。無奈造化弄人，寶玉和姐妹們擔心的事終究發生了，寶玉雖是眾人眼中的鳳凰，但在賈

府中，凡事無法作主，面對尤二姐求名分不得而亡，寶玉雖然痛心，也只能陪哭一場，徒喚奈何了！

九、五陰熾盛苦

在佛學的思想體系中，「五陰」又稱為「五蔭」或「五蘊」，指的是吾人內在的智慧，被身心的色、受、想、行、識五種情感覺受所覆蓋，以致於作出無明的判斷，而產生前面所述的七苦。《百喻經》第五一則，以「五人買婢共使作喻」，釋「五陰熾盛」之苦：

譬如五人共買一婢，其中一人語此婢言：「與我浣衣。」次有一人復語浣衣。婢語次者，先與其浣。後者恚曰：「我共前人同買於汝，云何獨爾？」即鞭十下。如是五人各打十下。五陰亦爾。煩惱因緣合成此身，而此五陰恆以生老病死無量苦惱撈答眾生。⁵⁰

「色蘊」熾盛，將產生地、水、火、風四大不調之病苦；「受蘊」熾盛，則產生對苦、樂等感受的執著之苦；「想蘊」熾盛，指在苦、樂覺受執著之後，又加以思惟、想像、分別、追求而產生之苦；「行蘊」熾盛，則產生身、口、意諸業流轉之苦；「識蘊」熾盛，指眼、耳、鼻、舌、身、意六識，不斷執著於分別愛憎取捨而產生之苦。前述之「七苦」，均總攝於「五陰熾盛」之苦，故必須從觀照五蘊的苦、空、無常、無我，才能徹底解脫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等人生七苦。

《瑜伽師地論》卷第六十一將「五陰熾盛苦」亦區分為五相：

云何五取蘊苦？當知此苦亦由五相：謂生苦器故；依生苦器

⁵⁰ 屠友祥釋譯：《百喻經》（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頁148。

故；苦苦器故；壞苦器故；行苦性故。⁵¹

「五陰熾盛」會導致生苦、苦苦、壞苦、行苦等諸多苦痛。以佛法的五蘊熾盛苦，對照《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情節，賈寶玉眼看著賈府內外諸人，均陷溺於色、受、想、行、識的五蘊執著中，彼此不是勾心鬥角、爾虞我詐，就是生離死別、愛憎取捨，種種欲望執著的逼迫，實苦不堪言。賈寶玉纏陷在此複雜染污的人際網絡中，亦產生極大的身心失調，深刻而真切地感受自己與他人五陰熾盛之苦，而亟思離苦得樂的解脫之道。

在《紅樓夢》第十九回描寫寶玉至寧國府賈珍這邊作客：

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央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之人個個都贊：「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開各處閑耍。（第十九回，頁 297-298）

在佛學的思想體系中，認為吾人之色身，乃一切「苦」的集合聚積之處。一旦構成色身的地、水、火、風四大元素某一方熾盛過度，吾人便會經受四大不調的疾病之苦。第十九回元妃省親過後，元宵節賈珍與賈蓉等族中子侄酣醉酬酢，尤氏與佩鳳、偕鴛等姬妾陪坐笑謔，寫盡寧國府紈袴淫逸之醜態，聲聞於寧榮街巷之外。寶玉見「熱鬧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心中實甚不悅，只好離開酒池肉林之宴席，往各處尋找潔淨之人作伴，以讓心靈沈澱。寧國府乃是賈府罪惡之淵藪，賈珍與兒子賈蓉的聚麀行徑，早為外人深知，連寶玉的好友柳湘蓮也極為不恥。第六十六回柳湘蓮曾向寶玉批評寧

⁵¹ 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玄奘譯：《瑜伽師地論》，頁 1609。

國府道：「你們東府裏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寶玉聽了，回了柳湘蓮一句：「連我也未必乾淨了！」（第六十六回，頁 1040-1041）寶玉一方面自愧家醜外揚，另一方面為己身無法跳脫家族之罪惡醜行而不悅。

賈寶玉身為賈府的貴公子，賈府眾人傷天害理的行徑，寶玉一一看在眼裡，自愧自悔，身心逐漸出現諸多病症。直到第七十九回王夫人抄檢大觀園，寶玉目睹許多無辜的丫鬟被無情地逐出園外，造成身心極大苦痛：

一夜不曾安穩，睡夢之中猶喚晴雯，或魘魔驚怖，種種不寧。次日便懶進飲食，身體作熱。此皆近日抄檢大觀園、逐司棋、別迎春、悲晴雯等羞辱驚恐悲淒之所致，兼以風寒外感，故釀成一疾，臥床不起。（第七十九回，頁 1263）

寶玉見丫鬟們一個個被逐、姐妹們即將出嫁別離，昔日思與清明靈秀的女兒們彼此相守、永不分離的痴心妄念，如今已成夢幻泡影，美好的人事物終究無法長相廝守。寶玉身心的「色蘊熾盛」，導致四大不調，懶進飲食，身體作熱；「受蘊熾盛」以致魘魔驚怖，種種不寧；「想蘊熾盛」使得夜不安穩，驚恐悲淒，最後外感風寒，似染怔忡之疾。昔日的青春王國大觀園，諸多美好女兒的樂土，如今一一橫遭拆散，多情的寶玉承受成長所帶來的世間各種苦痛，寶玉因這些苦集覺受，最後生起決絕的出離心，毅然出家，告別三界輪迴之苦！

十、結論

綜上所論，榮國府的公子賈寶玉，從小觀自己家族親人，造下許多傷天害理的罪愆，導致無辜的人受苦，寶玉為此極端痛心自愧。觀平兒與香菱身世之苦，傷感落淚；思及邢岫煙不久出嫁，終將烏

髮如銀、紅顏似槁，不免傷心流淚；觀秦鐘、黛玉之病，日夜懸心、愁悶掛懷；歷經秦可卿、金釧、晴雯、尤二姐之死，或奔出鮮血，五內摧傷，或呆立淒楚、陪哭一場；與父親相會則如打了焦雷，混身不自在；誤以為襲人和黛玉要別離返鄉，則長吁短嘆、急痛迷心；目睹賈赦欲納鴛鴦為妾，心中不快；最後，見大觀園諸芳流散，則魘魘驚怖、驚恐悲淒，導致夜不安寢，似染怔忡之疾。寶玉之苦痛，誠如魯迅（1881-1936）在《中國小說史略》所謂：「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覲面，先有可卿自盡；秦鐘夭逝；自又中父妾厭勝之術，幾死；繼以金釧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愛之侍兒晴雯又被遣，隨歿。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⁵²

寶玉清明靈秀的慧根，常令他對於生活週遭的變化，非常敏銳，人事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寶玉自然而然地會聯想到生命終極意義和生存價值層面之思考。因此，寶玉的感觸與感傷，相較於一般人而言，來得更為深刻而無法釋懷。寶玉為此經常會有流淚、痛哭的情景。梁歸智曾指出：「寶玉的哭，是形而上的哭，是哲學、宗教性質的悲哀，是為人生的價值虛無而痛苦。」⁵³ 寶玉的苦悶，與悉達多太子「四門遊觀」見眾生老、病、死苦之感傷相似，賈府中不幸之人的受苦，都是引發賈寶玉悟道出家之契機。

《紅樓夢》裡的賈寶玉，就像印度未成道前的悉達多太子一樣，從身邊許多不幸之人的死亡與別離，體悟生命無常、情感虛幻，肉體終歸灰飛烟滅之宿命。如何解脫自己與週遭不幸之人對人生八苦的恐懼與苦痛，寶玉的出路，最後只有「懸崖撒手」地了卻塵緣，

⁵²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6年），頁288。

⁵³ 梁歸智：《禪在紅樓第幾層》（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年），頁4。

尋找心靈離苦得樂的淨土。

賈寶玉觀人生之八苦，實即《紅樓夢》作者親身之苦痛。賈寶玉之懺悔，亦即曹雪芹之懺悔。曹雪芹要懺的情太多，需悔的罪太重，找尋不到生命出口之際，只有用筆將它一一書寫。余珍珠曾指出：作者明知書寫的意義是荒謬無用，但又不得不以懺悔之心「哭成此書」，這是《紅樓夢》寫作動機的曲折雜難的自我剖白。⁵⁴《紅樓夢》一書之所以不朽，乃因作者曹雪芹將親身經歷的家族之痛，用一生的血淚鎔鑄成書，字裏行間充滿懺情悔罪的批判與愧疚，也為世人找尋解脫人生苦痛的終極價值！

⁵⁴ 余珍珠：〈懺悔與超脫：《紅樓夢》中的自我書寫〉，《紅樓夢學刊》，S1期（1997年12月增刊），頁257-258。

引用書目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三藏菩提流志奉詔譯：《大寶積經·佛為阿難說處胎會》，《大正藏》第十一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影印，1993 年。
2. 三藏沙門玄奘譯：《瑜伽師地論》，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1. 水野弘元著，蕭平、楊金萍譯：《釋尊的生涯》，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 年。
2. 白雲老禪師：《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高雄：白雲出版社，2012 年。
3. 李根亮：《《紅樓夢》與宗教》，長沙：岳麓書社，2009 年。
3. 典璧尼嘛尊者：《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密解》，臺北：牟尼文化有限公司，1995 年。
4. 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7 年。
5. 林素玟：《紅樓夢何夢》，臺北：里仁書局，2014 年。
6. 林景蘇：《不離情色道真如——《紅樓夢》賈寶玉的情欲與悟道》，臺北：大安出版社，2005 年。
7. 殷善培主編：《文學視域》，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 年。
8. 孫昌武：《佛教文學十講》，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4. 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 年。
9. 郭豫適編：《紅樓夢研究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 年。

5. 涼州沙門釋寶雲譯：《佛本行經》，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10.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公司，2010年。
11. 梁歸智：《禪在紅樓第幾層》，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7年。
12. 屠友祥釋譯：《百喻經》，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
13. 圓瑛法師：《大方廣圓覺經講義》，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10年。
14. 熊秉真主編：《欲掩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私情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年。
1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臺北：風雲時代出版社，1996年。
16. 歐麗娟：《大觀紅樓·綜論卷》，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年。
17. 劉再復：《紅樓夢悟》，香港：三聯書店，2006年。
18. 蕭振士今譯：《長阿含經》，臺北：恩楷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
19. 釋永祥：《佛教文學對中國小說的影響》，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年。
20. 釋宗恆編譯：《中阿含經》，高雄：自印，2002年。
21. 龔鵬程：《紅樓夢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年。

二、期刊論文

1. 艾皓德：〈《紅樓夢》的情心理學〉，《紅樓夢學刊》，S1期，1997年12月增刊，頁296-315。
2. 余珍珠：〈懺悔與超脫：《紅樓夢》中的自我書寫〉，《紅樓夢學刊》，S1期，1997年12月增刊，261-264。

3. 杜景華：〈《紅樓夢》與道〉，《紅樓夢學刊》，第 4 輯，1998 年 11 月，頁 71-91。
4. 梅新林，〈《紅樓夢》宗教精神新探〉，《學術研究》，第 1 期，1996 年 1 月，頁 77-79。
5. 廖朝陽：〈異文典與小文學：從後殖民理論與民族敘事的觀點看《紅樓夢》〉，《中外文學》，第 22 卷第 2 期，1993 年 2 月，頁 6-44。
6. 薛海燕：〈論《紅樓夢》作為「成長小說」的思想價值及其敘事特徵〉，《紅樓夢學刊》，第 4 期，2009 年 7 月，頁 114-129。